

LIGONGGUO FAXUE WENJI

李功国法学

文集

李功国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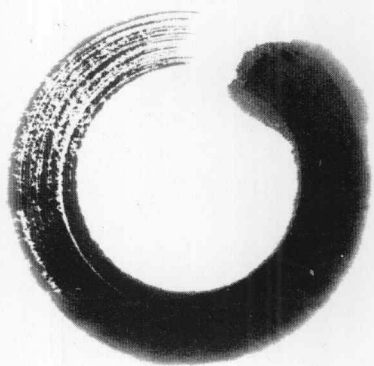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LIGONGGUO FAXUE WENJI

李功国法学

文集

李功国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功国法学文集/李功国编.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80219-317-8

I. 李… II. 李… III. ①民法—中国—文集②商法—中
国—文集 IV. D923.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0581 号

书名/李功国法学文集

LIGONGGUOFAXUEWENJI

作者/李功国 编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100069)

电话/63292534 63057714(发行部) 63292519(人大室)

传真/63056975 63056983

<http://www.npc.gov.cn>

E-mail:MZFZ@263.net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16 开 700 毫米×1000 毫米

印张/33.375 字数/480 千字

版本/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80219-317-8/D. 1191

定价/59.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导 读

本著作是兰州大学法律系原系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功国教授 40 年法学生涯和教学科研成果的基本展示,是作者以独特的认知方式和人生感悟所进行的一次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增强师生情谊,施教育人,传承文化。

作者于 60 年代末调入当时的甘肃省保卫部,1973 年秋法院恢复后调入省高级人民法院,又于 1987 年调入兰州大学法律系至今,正好 20 年法官、20 年教授。调入省法院时还是 30 岁刚出头的青年,潇洒英俊,满头黑发,如今已垂垂老矣。40 年的沧桑阅历,使年华不再,逝者难追。但那些人事,也像康德老头在《墓志铭》中留下的动人心弦的那段话:“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时时更新的、有加无已的对它们的赞叹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天空的繁星和心中的道德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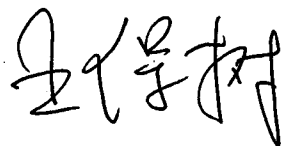
于是作者积散成集,在原《文选》的基础上,删繁就简,推陈出新,进行了重大修订和内容更新,实际上已是一部正式出版的新著作。

序

李功国先生《文集》即将付梓，系学界的一件幸事，我讲几句，是为序。

李先生治学 40 余年，先当法官，后为教授，理论、实践、风格、人品均令人仰止，是法学界很有特色的一位“奇才”。他著述丰厚，著作 20 余部，论文百余篇。像《民法本论》、《民法学》、《欧洲十二国公司法》、《科技法学》、《商人精神与商法》等，均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表现了作者作为“思想者”的深邃、睿智与实践者的精通、娴熟。我曾在台北的书店看到台湾有人剽窃李先生编著的《欧洲十二国公司法》，这部书影响很大，已成经典之作，对我国公司制度建设是有贡献的。他的《科技法学》也属前瞻之作。长篇论文《商人精神与商法》则运用历史文化分析模式，给人以启示。《法学研究》曾在“综述”中给予定评。特别是他多年致力于民商法文化探索，功底深厚。他的文字、文学基础甚好，行文落花流水，云展云舒，情趣盎然。

我与功国先生已相识、相交 20 余年，灵犀沟通，已成莫逆，我敬佩他的人品学问，愿意为他鼓之蹈之，这是写“序”的原因。



2007 年 9 月 10 日

目 录

第一篇	法律生涯	(1)
I.	故乡·亲人	(3)
II.	“光被中学”	(16)
III.	“海洋学院”	(18)
IV.	“歪打正着”	(20)
V.	法学生涯 40 年(甘肃法学研究 四十年的回顾与启示)	(23)
VI.	退休生活	(39)
第二篇	专著、教材	(41)
I.	《民法本论》节选	(43)
II.	《民法学》节选	(104)
III.	《农民财产与法》节选	(202)
IV.	《欧洲十二国公司法》节选	(224)
V.	《中国公司法》节选	(256)
VI.	《科技法教程》节选	(276)
VII.	《犯罪学大辞书》节选	(295)
VIII.	《甘肃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略研究》节选	(301)
IX.	《我国西部开发与法律制度建设》节选	(312)
X.	《法律基础》节选	(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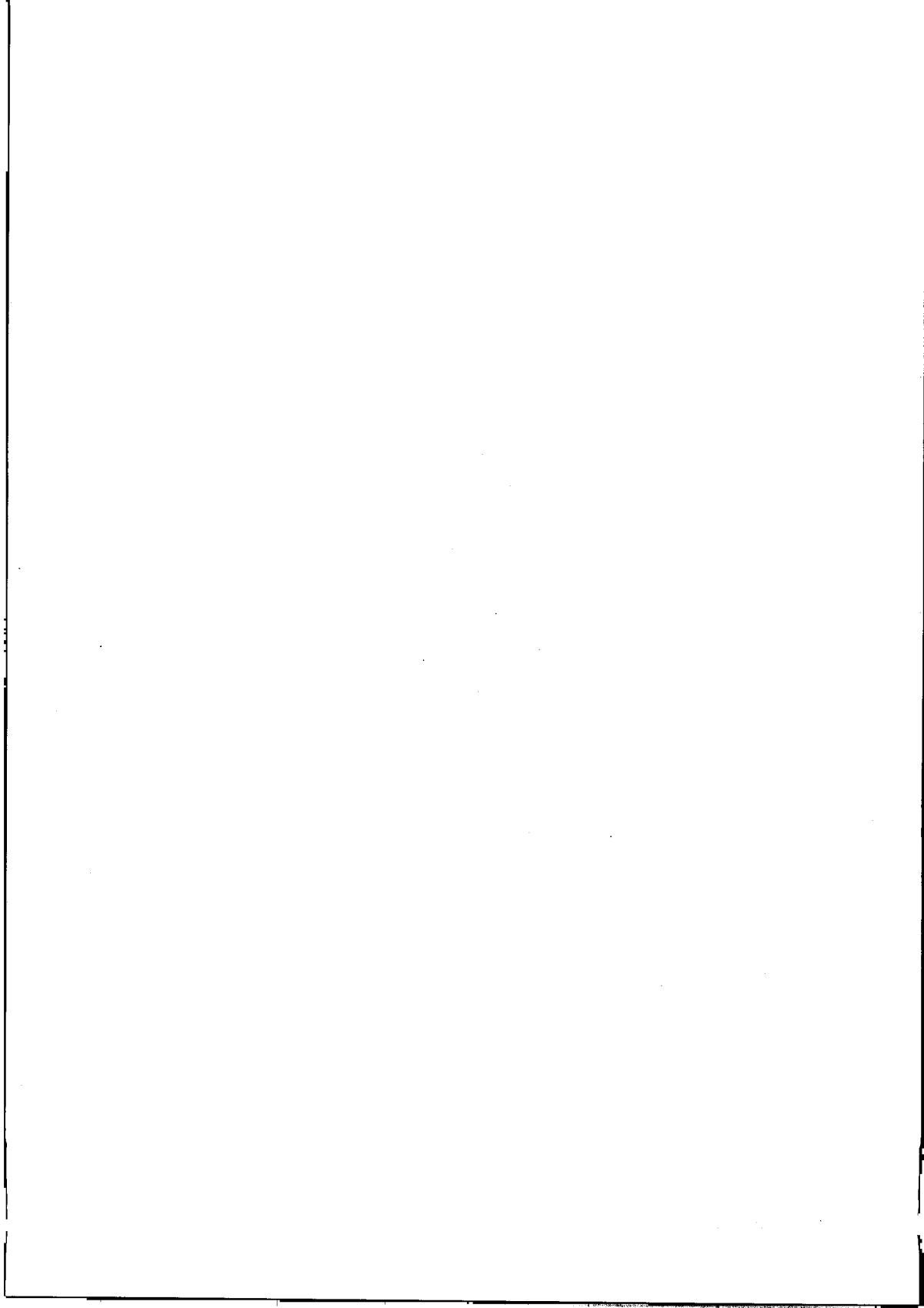
第三篇 论文、法律实践	(343)
I. 罗马法的远播与中国民法建设	(345)
II. 中国民法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	(357)
III. 商人精神与商法	(367)
IV. 公司董事忠实义务分析	(423)
V. 我国西部开发的法律促进	(437)
VI. 我国敦煌、吐鲁番契约文献研究(节选)	(448)
VII. 青少年犯罪出现新高峰及其新特点 ——甘肃省青少年犯罪情况调查	(453)
VIII. 执法机关要忠于法律和制度	(457)
IX. 办理仲裁案件的几点感受	(461)
第四篇 法律实践	(469)
I. 立法	(471)
II. 办案	(472)
第五篇 教学	(491)
I.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兰州大学 法律系法律专业改造与学科建设	(493)
II. 一门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新兴学科 ——科技法学学科建设与教学实践	(499)
III. 师生情谊深	(505)
IV. 兰大民商法学的开拓者 ——记李功国先生	(508)
V. 道秉三品天地气 德业双馨老梅香 ——李功国先生其人其事访谈录	(510)



第六篇	学术思想与风格	(515)
I. 学术思想		(517)
II. 风格		(521)
后记		(526)

第一篇

法律生涯





I. 故乡·亲人

一、故乡

我的故乡在山东，淄博，桓台，索镇。桓台县位于鲁中，在全国闻名的一店（张店）一村（周村）之南约 50 里，毗邻写鬼、写狐、写弃妇冤女的《聊斋志异》的那位孤老头蒲松龄的故居淄川县，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更是我们党的老根据地之一。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故乡民众，也是当年千百万浩浩荡荡的“推车大军”的光荣参加者，故乡人深为之骄傲。桓台县全县展开呈长叶形，土地肥沃，气候滋润，人民勤劳朴实，文化教养较高，出了不少学者名人和国家领导人。

桓台有一条流入黄河的小河叫乌河，流经索镇，将小镇一劈两半，河西叫西镇，河东叫东镇，上千户人家依河而居，提水浇地、种庄稼，洗米、洗衣、洗身子（女人是在晚上僻静处结伴而行）。那河水夏秋达数百米宽，深处可没两人。水色清凛，水声哗哗，为村民生活、生命之水也。如在芦花荡起的季节，雪白绵软的芦花在风的吹拂下，纷纷扬扬，将小镇笼罩在一种神秘圣洁的气氛中。这是上天在我的童年给我的养育和滋润，它足以补偿童年的贫困与苦难，使我的童年活跃而快乐。

钓鱼、捉鱼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自制鱼竿（粗芦苇秆）、鱼线、鱼钩，用蚯蚓或馒头作饵，选一水湾僻静处，垂钓而钓，俨然一个小小姜太公！晚上可去钓摸杆，尤其是钓鲶鱼，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时河水陡涨，盘涡倒悬而隐有雷声。突然，河面跃起一巨物，挠动拍击，掀起巨大声浪。我全身惊恐，想起河妖水怪的故事，呼叫着向同钓的伙伴们奔拢！这是一种特殊的惊恐与快乐的竞合，有巨鲛自河中来，不亦乐乎！



然而,村民们也有不良之习。每当一年之六月六日,不约而为捕鱼节,一大早村民们携带拉网、推网、罩网、鱼叉等简陋渔具,从四面八方拥至乌河,人声嘈杂,摩拳擦掌,争先而恐后。于是那些刚经春产仔的鱼鳖虾蟹,几乎被一网打尽,竭泽而渔。望着村民们的贪婪愚昧和劫后乌河的浑浊、空荡、凄凉,不由伤心而落泪。

后来,乌河从源头上渐渐枯竭,变成了索镇中区的一条污水沟,不见了当年之运势。然而,一个全新的桓台索镇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崛起于齐鲁大地,它在全国江北第一个实现亩产吨粮县,第一个双过千(人均收入)。东镇有县市级公路向东延伸,向北则有铁路通滨州、胜利油田;西镇向西向南北延伸,成市委、市政府、人大、政法机关、学校、医院之政治、文化和商贸中心,离淄博张店仅半小时公交车。我的弟弟、弟媳及子女这个固守在家的农民家庭,也有了工作,分得了大的独院房子。我去看小学的老同学,如今的桓台县委书记徐学汉,他说:“故乡确实变了,总的是在前进,但也有不足,今后改吧!”

故乡是在前进,乌河会有一天重新哗哗流水,它仍将是我的生命之根。

根

不似花红

不似叶绿

只像母亲脸上枯黄的皱纹

只像故土绵延交错的冻土路

只像祖国地图上细密的山岭、水系

只像老农粗黑的掌纹

只像大脑皮层弯曲的折壁

只像那烧不尽、刨不绝的无限思绪

茎

你生性是渴求直立的

有时难堪地弯曲着

那是因为你



两头都有重负

叶

风雨中

月影下

你悄然飘落

摘取阳光雨露

酿成琼汁甘果

你无憾地去了

像出远门的孩子

噙着泪水

掬着欢悦

回归生发你的根本

然后坦然腐朽

去催动春的萌芽

花

其一

你不曾在春风的爱抚中陶醉

也不曾在流水的飘零中叹息

你用全部的芳心哺育了

饱含着全部未来的果实

其二

因为有了你才有了美

还是因为有了美才有了你

人们将为此争论几个世纪^①

而你依然漫山遍野地开来谢去

对关于你自身的争论毫不在意

^① 原诗为“一个世纪”，后来美学家高尔泰先生看了，笑着说：“这哪能够呀，几个世纪‘主观美学’与‘客观美学’的论争也难有结果。”于是，就改为“几个世纪”。



其三

曾有一位多情的姑娘筑起坟墓
怜花、自怜的泪水打湿了三月的泥土
你曾用颜色和娇姿装扮过世界
一旦失落风尘
有谁像那位姑娘关心过你的归处
高贵时你常登大雅之堂
卑微时只落得飘零无主
我常走过那落英缤纷的土地
仿佛又看到姑娘春红般的滴滴珠泪
仿佛又听到姑娘在小墓中的轻轻啼哭

(作者在这里视母亲、故土、祖国、劳动和思想、智慧为人生之根,这恰恰是在《文集》中表达的生活动力和思想源泉。)

二、亲人

1. 至亲至爱的是外祖母和母亲

外祖母叫王张氏,那时候有些妇女成人后没起大名,就把婆家和娘家连姓为名,或简称婆家“王氏”就行了。

那时刚“解放”,父亲在外地谋生,母亲只好带我们兄妹三人(我10岁、妹妹6岁、弟弟2岁),回外祖母家(母亲娘家)长住。

当年,土地由大舅父耕种,除了父亲委托的亲友间或送些粮物外,我们几乎没有生活来源。有一天晚饭后,舅父提了一瓦罐新小麦,约三四十斤,算作我夏秋帮他干活的“报酬”。我为自己的劳动所得而高兴、自豪,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可以给母亲、外婆帮忙的“男子汉”了!但那是多么重的活呀!刨地的镢头要有11斤净重,深深地刨下去,将深褐的耕土端上来,平展推磨以待下种(冬小麦)。中午舅母来地里送饭,一大篓新麦面蒸的大馒头,另加一大盆青萝卜丝,庄稼汉们三四口一个馍,狼吞虎咽,黑油油的脊梁背就像一尊铁塔!我考初中时,作文题是“我最快乐的一天”。许多同学选择的是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等政治性



题材,而我则很自然地写了一篇与农民下地种冬麦的内容,表现出对劳动和普通劳动者的热爱以及对在劳动生活中相互关照的童年伙伴们的永记。

还有一种索镇独创的浇水方式叫“洞子井”。井口支好井架,用两个上百斤的大水桶,两人双手摇起辘轳,将水提上来浇到麦田里。我由于年龄小身子低,辘轳把都很难够到,天气又很热,觉得十分劳累。收工时除灌一肚子井水,跑回家往床上一躺,便不想再吃什么。姥姥难过地在房里转来转去,嘴里不断念叨:“唉,我的孩子,才10几岁,这么重的活,又没有啥好吃的。”说着,到房屋的里间暗室中,翻了半天,找出了包在布片中的几角钱,说:“快拿去到看坟的王老伯那里买两根黄瓜,姥姥给你拌了吃。”我跑到村头王老伯处,他在黄瓜地里翻了半天,摘了两根老黄瓜。日子过得苦,但也从小锻炼了意志。生活中也有舒心的日子。有一天,我后邻的小伴送给我一只小鸽子,我细心用谷子喂它,给它水喝,还用麦秆为它盖了小房子。鸽子很快长大了,神情逗人,羽毛很美丽,有一天居然展翅飞上了天空。不过,它很快就回来了。后来,它离家出走的时间越来越长,终于有一天,天已经黑透了,我一直等,而它终未回来。我非常难过,母亲说,它天性合群又喜欢天空,由它去吧!

娘一直很弱,外婆有时蒸几个馍,或蒸几个鸡蛋,让我去索镇西镇一位老医生那里看病抓药。她晚上握着我的手,常低声啜泣。次年春,门前的柳树发芽的时候,她的生命之水终于枯竭,永离我们而去。外婆赶忙把母亲拉起来,揽在怀里,高声凄厉地哭喊,而母亲终没有醒过来!

月如钩,我在初春的寒夜小跑着去索镇奶奶家报丧,难过地哭了一路。第二天一大早,几乎马家村全村的村民都来替常住娘家的母亲送丧,他们深深理解、怀念着溘然长逝的母亲,挂念着母亲身后的一老一小,表现出故乡父老乡亲的崇高品格和巨大亲和力。我和弟妹三人将永记他们的亲情和深恩。

姥姥终于没有经得住这场沉重打击。她脸上不再有笑容,吃饭几乎难以下咽,身体也日见衰弱消瘦。母亲去世后的当年初冬,她也撒手人寰而去。这两位在我心中最亲切、最慈爱、最圣洁的女性,成了我全



部人生中永难弥补的最大空缺！她们的命运悲剧在巨大变动中的中国社会有着必然的历史背景。

荠荠菜

荠荠菜

开白花

姥姥到我家

这儿时的歌

总叫人心酸、难过

姥姥难得到我家

倒是我像条小狗在姥姥身边长大

那是古月幽明的小窗

那是枣林掩映的村舍

还有那昼夜啼哭的乌河

我疲倦地从田间归来

姥姥端出一盘不易弄到的老黄瓜

可是我吃不下

姥姥急得在地下转

“真把孩子累坏了，天这么热！”

只知道付出

全部付出了也还觉得有愧

心酸只在心里咀嚼

不知什么时候

芦苇花染白了双鬓

牛踩小径爬满了面颊

姥姥日见衰老了



就像唱不出歌的老纺车

姥姥终于去了
去到一个可以安息的天国
从此灶房的风箱不再欢唱
从此檐下的鸡雏归不了窝
绵绵芦花在寂寥的僻壤悄然飘落
姥姥空出的位置成了永难弥补的空缺

有这样的姥姥
我敢与世上任何人比富
即使再受很多苦
我也会像姥姥一样
决不向生活抱怨什么

(这篇诗文,我曾拿给北京的三舅父,他看后很激动,说诗写得不错,很有感情。)

2. 父亲

父亲叫李顺之。祖父辈三兄弟共生了五个男孩,即堂兄弟五人。父亲最小,是小五。但因为在村学念了私塾“之乎者也”,后又去青州(齐鲁文化名域诸城)上了中学,成为故乡的高等小学校长,“大学问家”。

解放后,父亲在开封生活了40年。记得父亲在来信中说:“我自幼个性强,不甘人后。但决不劳而获,决不攫取、贪占他人之食。尤其对弱势者,更相济以诚,不论利弊。”我深深地理解并爱着父亲。2001年3月,我去南京讲学,路经开封下车住了一天一夜。老父80有几,身形面容已十分苍老,连晚饭也没有为我准备。他一夜未睡,说“想这想那的”。晚上他坚持要下楼送我,我怕司机久等,便匆匆告辞而去。刚过路口,心中猛然意识到此别或成永诀,便急转身去望,但视力所及,他已消失在熙熙攘攘的汴京人流中,成为新“清明上河图”的一分子!